

台湾龚钦龙藏越王剑暨商周青铜兵器



【南京博物院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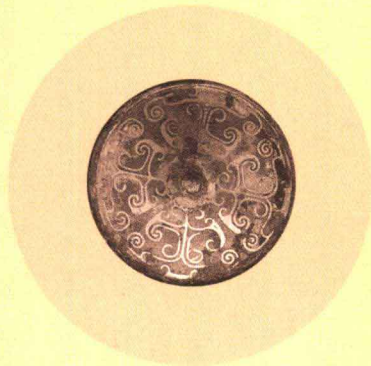
- 越王州句复合剑
- 越王不寿剑
- 越州句铁剑铜格
- 晋公戈
- 菱形暗格纹矛
- 菱形暗格纹剑
- 漆金菱形纹剑
- 云雷纹有翼剑
- 鲁阳戈
- 银斑纹戈
- 透雕兽首圆器斧
- 漆金凸目纹短剑
- 错金鸟冠鹤嘴斧
- 翼虎纹剑
- 翼龙纹戈
- 龙虎戈
- 铜戈
- 虎纹三角援戈
- 翼虎纹戈
- 错金兽面纹剑

- 翼簪纹直内戈
- 族徽棘字铭戈
- 牛首有翼戈
- 人首戈
- 错金勾连云纹剑
- 族徽螭空蟠螭纹戈
- 蛇首匕
- 商蓝锈大矛
- 巴蜀符号矛
- 马形刀
- 牛首刀
- 乳丁纹三器刀
- 人首短剑
- 兽面纹剑
- 兽面纹铜管钺
- 复合剑
- 厚格黑漆古剑
- 冰裂纹剑



K 875.84
X 724

台湾龚钦龙藏越王剑暨商周青铜兵器



— 南京博物院 编 —

主编 徐湖平
副主编 陈江 欧阳宗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台湾龚钦龙藏越王剑暨商周青铜兵器 / 南京博物院编.
南京:南京出版社,2003

ISBN 7-80614-825-6

I. 台... II. 南... III. ①青铜短剑(考古)-中国
-越国(? ~前306)-图录②青铜器(考古);兵器(考古)
-中国-商周时代-图录 IV. K875.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7083 号

台湾龚钦龙藏越王剑暨商周青铜兵器

南京博物院 编

*

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邮编:210018)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毫米 1/16 印张 8.75 字数 100 千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80614-825-6
K·84 定价:80.00 元

(本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关于龚钦龙藏商周青铜兵器(代序)

徐湖平

中国古代兵器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致可分为原始兵器、青铜兵器、钢铁兵器和古代火器等四个阶段,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博大精深。特别是夏商时期,中国古代的先民们发明和掌握了青铜合金的冶铸技术,创造出辉煌灿烂的青铜文化,使我国商周青铜兵器走在世界前列,并因其工艺之特异精良,形制、纹饰之精美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且近数十年来,经过文博考古界、学术界和收藏界的共同努力,青铜兵器愈来愈受到广泛的重视,成为中国文化史、科技史、军事史等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

青铜兵器自夏代出现后,出现过两个高峰。一是商代中后期至周初,其时已跨越铜锡矿石混炼的初级阶段,发展到在纯铜中按比例加入锡、铅等进行熔炼的较高水平。冶铸规模扩大,铸造技术有分铸法和铸接法等,兵器种类比较齐全,形制变化甚多,屡见良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为我国青铜兵器的鼎盛期,冶铸规模继续扩大,良匠层出;铸造技术一时大备,臻于完善。当时的匠人可根据不同要求、不同性能,按比例配制青铜合金,铸造器物;分铸、浑铸、叠铸、铜焊、锡焊、复合金属铸造,以及表面纹饰的硫化、熔铸技术,铸后加工和热处理技术,金银错技术,鎏金技术等,或普遍使用,或相继出现。这些先进技术,使青铜兵器的形制更加合理,性能更精良,外观更精美,兵器种类更富,精品迭出,中国青铜兵器由此达到了最后的辉煌。其后,青铜兵器随着青铜器一道,退出主要的历史舞台,中国古代兵器从此走入钢铁时代。

龚钦龙先生为台湾知名收藏家,年富力强,学识不凡;从商多年,但醉心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尤嗜长于商周青铜兵器的度藏和研究,学养与日俱进。其藏商周青铜兵器精品甚多,如乳丁纹三釜刀、兽面纹铜管钺、牛首刀等,为第一个高峰时期的佳作;越王州句复合剑、越王不寿剑、银斑纹戈、鎏金菱形纹剑、鎏金凸目纹短剑、错金鸠冒鹤嘴斧、翼虎纹剑、龙虎戈、巴蜀符号矛、菱形暗格纹矛、菱形暗格纹剑等,为第二个高峰时期的代表器物;另如人首短剑、晋公戈、云雷纹有翼剑、鲁阳戈等,也为各时期青铜兵器翘楚。它们还分别代表了吴越、中原、北方(鄂尔多斯)、西南(滇、巴蜀)等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兵器。这些器物,部分获自台湾古越阁王氏,部分为其多年苦心收集而得。无论器型、纹饰、文字、符号、工艺等,皆饶有特色,精美异常,颇有可深究者也。这批文物,为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鉴

藏商周青铜兵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学术标本和艺术珍品。

2003年,正值南京博物院建院70周年庆典,江苏省首届文物节也同时在南京博物院举行。龚钦龙先生倾其珍藏,在南京博物院举办“越王剑暨商周青铜兵器精品展”,并举办学术研讨会,出版《台湾龚钦龙藏越王剑暨商周青铜兵器》一书。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如李学勤、黄盛璋、谭德睿、何堂坤、曹锦炎、华觉明等,不以烦扰,纷纷赐稿,并亲与研讨会,共襄盛举,给南京博物院院庆和江苏省首届文物节增添了学术分量和气氛。在此,我代表南京博物院向参与、支持这次活动的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时值三伏,骄阳似火。匆匆及此,略布恳挚之忱。是为代序。

二〇〇三年八月于南京博物院

(本文作者为南京博物院院长,研究员)





关于龚钦龙藏商周青铜兵器(代序)

徐湖平 / 1

上 篇

龚钦龙藏越王剑暨商周青铜兵器研究论文

十二字越王州句剑读释	李学勤 / 3
关于越王州句复合剑铭文的研究	黄盛璋 / 5
东周吴越青铜兵器技术研究	谭德睿 廉海萍 / 12
关于双青铜嵌合剑的初步研究	何堂坤 / 23
记新发现的越王不寿剑	曹锦炎 / 30
吴越之剑的铸作与品相	华觉明 / 33
论龚钦龙藏吴越青铜兵器相关问题	肖梦龙 / 40
古代兵器上绿松石镶嵌技术的探讨	万 俐 / 52
东周长条形援有胡戈分析	朱国平 / 58

下 篇

龚钦龙藏越王剑暨商周青铜兵器精品

越王州句复合剑	战国早期 / 69
越王不寿剑	春秋至战国 / 73
越州句铁剑铜格	战国 / 77
晋公戈	西周 / 79
菱形暗格纹矛	春秋 / 81
菱形暗格纹剑	战国 / 83
鍍金菱片纹剑	战国 / 84

云雷纹有翼剑	西周 / 86
鲁阳戈	秦代 / 87
银斑纹戈	战国 / 88
透雕兽首圆銎斧	春秋 / 89
鍍金凸目纹短剑	战国 / 91
错金鸠冠鹤嘴斧	战国 / 92
翼虎纹剑	战国 / 94
翼龙纹戈	战国 / 96
龙虎戈	战国 / 97
铜戈	战国 / 99
虎纹三角援戈	战国 / 101
翼虎纹戈	战国 / 103
错金兽面纹剑	战国 / 105
饕餮纹直内戈	商早期 / 107
族徽棘字铭戈	战国 / 109
牛首有翼戈	西周 / 110
人首戈	战国 / 112
错金勾连云纹剑	战国 / 113
族徽镂空蟠螭纹戈	春秋 / 114
蛇首匕	商 / 116
商蓝锈大矛	商 / 117
巴蜀符号矛	战国 / 118
马形刀	商 / 120
牛首刀	商 / 121
乳丁纹三銎刀	商 / 122
人首短剑	西周 / 123
兽面纹剑	春秋 / 124
兽面纹铜管钺	商 / 126
复合剑	春秋至战国 / 128
厚格黑漆古剑	战国 / 129
冰裂纹剑	春秋至战国 / 130
后 记	龚钦龙 / 131

Catalog of Gong Qinlong Collection of the Bronze Weaponry of Shang and Zhou
(Foreword) Xu Huping / 1

Part 1

**Theses of Sword of King Yue and the Other Bronze Weaponry of Shang and Zhou
Collected by Gong Qinlong**

Interpretation of Zhougou Sword with 12 Characters	Li Xueqin/ 3
A Study on the Epigraph of the Two-Tone Sword of Zhougou, King Yue	Huang Shengzhang / 5
A Study on the Technology of the Bronze Weaponry of Wuyue in Eastern Zhou	Tan Derui Lian Haiping / 12
A Tentative Study on the Two-Tone Sword	He Tangkun/ 23
The Bushou, King Yue Sword found newly	Cao Jinyan / 30
Founding and Appearance of the Swords of Wu and Yue	Hua Jueming / 33
A Study on the Related Questions of the Bronze Weaponry of Wu and Yue Collected by Gong	Xiao Menlong / 40
A Study on the Turquoise-Inlaid Technology of the Archaian Weaponry	Wan Li / 52
Analysis of the Wide-Blade Dagger-Axe(ge) with Hu	Zhu Guoping / 58

Part 2

**The Sword of King Yue and the Other Treasures of Shang and Zhou Bronze
Weaponry Collected by Gong Qinlong**

Two - Tone Sword of Zhougou, King of Yue	Early Warring States Period(448 - 412 B. C.) / 69
"Bushou" Sword of the King of Yu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Warring States / 73
Bronze Guard of an Iron Sword Belonging to Zhougou of Yue	Early Warring States Period(448 - 412 B. C.) / 77
Duke of Jin's Dagger - Axe(ge)	Late Western Zhou / 79
Diaper - Pattern Spearhead	Spring and Autumn to Warring States Period / 81
Diaper - Pattern Sword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571 - 477B. C.) / 83
Gold - Gilded Sword with Rhombi	Warring States Period(480 - 222 B. C.) / 84
Cloud - and - Thunder Pattern Double Flanged Sword	Middle to Late Western Zhou Period(927 - 771 B. C.) / 86
"Luyang" Dagger - Axe(ge)	Late Warring States to Qin / 87

Silver – Mottle Dagger – Axe(ge)	Warring States Period / 88
Openwork Zoomorphic Axe(fu)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 89
Gilded – Eyes Short Sword	Warring States Period(480 – 222 B. C.) / 91
Grane – Beak Axe(fu) with Inlaid Gold Pigeon Finial	Spring and Autumn to Warring States / 92
Winged – Tiger Sword	Warring States Period(480 – 222 B. C.) / 94
Winged – Dragon Dagger – Axe(ge)	Warring States Period / 96
“Dragon & Tiger” Dagger—Axe(ge)	Warring States / 97
Bronze Dagger—Axe(ge)	Warring States / 99
Tiger – Triangular Dagger – Axe(ge)	Warring States / 101
Winged – tiger Dagger – Axe(ge)	Warring States / 103
Zoomorphic Decor Sward with Gold Inlay	Warring States / 105
Straight – Tang Dagger – Axe(ge) Carved with Bands of Orge – mask Designs(饕餮)	Early Period of Shang Dynasty / 107
Dagger – Axe(ge) with Inscription of the Clan Emblem	Warring States / 109
Winged Dagger – Axe(ge) Carved with a Cattle Head.	Western Zhou Dynasty / 110
Dagger – Axe(ge) Carved with a Man’s Head	Warring States / 112
Cloud – Patten Dagger – Axe(ge) with Gold Inlay	Warring States / 113
Dagger – Axe(ge) with the Clan Emblem and Openwork of Coiled Serpent Design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 114
Dagger Carved with a Snake Head	Shang Dynasty / 116
Spearhead Covered with Blue Rust	Shang Dynasty / 117
Spearhead with Bashu Signs	Warring States / 118
Knife in the Form of a Horse	Shang Dynasty / 120
Knife in the Form of a Cattle Head	Shang Dynasty / 121
Nipple – Pattern Knife with Three Holes for Handle	Shang Dynasty / 122
Short Sword Carved with a Man’s Head	Western Zhou Dynasty / 123
Sword with Zoomorphic Decor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 124
Bronze – piped Battle – Axe with Zoomorphic Decor	Shang Dynasty / 126
Compound Sword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Warring States / 128
Thick Guard Heiqigu Sword	Warring States / 129
Fissure – Pattern Sword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Warring States / 130
Postscript	Gong Qinlong / 131



上篇



龚钦龙藏越王剑暨商周青铜兵器研究论文

十二字越王州句剑读释

李学勤

藏于台北(先藏台北古越阁王氏,后归龚钦龙氏)的十二字越王州句剑,在州句剑中属于特殊类型,弥足珍贵。我初见该剑是在1994年,诧为奇观,随即写了一篇小文,试加考释。^[1]剑的铭文在格上,鸟书共十四字,除去重复的“州句”两字,实为十二字,我认为应连读为:“越王州句之唯用剑,余邗工利。”“唯”训为独,“唯用剑”与“自用剑”意近。“余邗”即地名“徐干”,或作“徐汗”,在今江西余干东北。

这一铭文比较特别,对其读法后来有不少学者撰文讨论。据我所见,1997年有曹锦炎先生^[2],1998年有马承源^[3]、施谢捷^[4]、李家浩先生^[5],2001年有董楚平先生^[6],各有所获,都对研究的深入做出了贡献。有关论述情况,董楚平先生文已扼要介绍,可以参看。

关于剑铭,大家见解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读和释。读,指铭文应怎样连读;释,是个别文字如何考释。

连读的问题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剑格面积狭小,文字在两面,又各分居两侧。正面中央是“越王”,两侧各一字;其外是“州句”,两侧相重复,一侧自右向左读,另一侧自左向右读。反面两侧各四字,都是两字一行,一侧是“之唯”和“用剑”,另一侧是“余邗”和“工利”(后两字如何释,下文再讨论),两侧的先后,各行的衔接,就可能有不同意见了。

这里问题的症结,在于剑铭的特殊,缺少同样格式的铭文可资对比。幸好最近有一项新材料公布,为我们提供了作出判断的机会。

1993年,江苏盱眙东阳乡发现一柄剑,报道在《文物》2003年第4期发表^[7]。这柄剑形制、纹饰“很接近州句剑”,格上的铭文也是鸟书,两面两侧“字相同而互为反向。格正面是‘蔡侯口’三字,背面是‘之佳(唯)用金(剑)’四字”。特别要指出的,是其“佳”字和十二字越王州句剑的“佳”字所从全然相同。

盱眙蔡侯剑铭连起来读,是:“蔡侯口之佳(唯)用剑”,这证明十二字州句剑铭肯定要读为“越王州句之唯用剑”,十二字剑铭的连读问题便澄清了。

十二字剑铭后面四个字,两个字怎样释有不同看法。

先说我释“利”的那个字,马承源、施谢捷、李家浩等先生都说明字当隶定为“匡”,即“困”字,是非常正确的,我的错误应予改正。

我释“工”的字,曹锦炎先生释“土”,施、李两位从之;马承源先生释“壬”,读为“廷”;董楚平先生则释“王”。这个字还需要进一步研究^[8],但“余邗工困”的释法似仍可考虑。吴振武先生^[9]不久前在一篇文章里提出了越王兵器铭文附记造器者的例子。1959年安徽淮南蔡家岗出土的一件戈,铭文应释为:“[越]王者[旨]於賜,武禹(?)郭口之早(造)。”十二字剑铭后有“余邗工困”,文例正与之类似。

- [1] 李学勤:《新出现的十二字越王州句复合剑》,香港《中国文物世界》第112期(1994年);又收入《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 [2] 曹锦炎:《跋古越阁新藏之州句剑铭文》,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编《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
- [3] 马承源:《吴、越王剑——人间瑰宝》,《古越阁藏铜兵萃珍·铜剑篇》,1998年。
- [4] 施谢捷:《吴越文字汇编》,第58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
- [5] 李家浩:《越王州句复合剑铭文及其所反映的历史》,《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 [6] 董楚平:《越王州句复合剑铭文新释》,台湾《历史文物》第90期(2001年)。
- [7] 秦士芝:《江苏盱眙出土的蔡侯剑》,《文物》2003年第4期。蔡侯名不清楚,希望将来能观察原件识出。
- [8] 我曾想过是否可能释“士”。
- [9] 吴振武:《蔡家岗越王者旨於賜戈新释》(提要),《古文字研究》第23辑,中华书局、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释文略有调整。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



关于越王州句复合剑铭文的研究

黄盛璋

越王州句复合剑的铭文已有四位研究家先后发表了专文考证,各有发现,将铭文研究不断向前推进。但“金无足赤,文无十全”,各篇似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而对于古文字来说,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真理愈辨愈明,但要找出最后的终极真理,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甚至几代人,接力进行,才能成功。上述四文就是接力赛,但是尚未到达终点,问题也未获得最后完全解决,还必须再接力进行到底,把最后一个真的答案找出来。本文就该剑铭文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见解,以就教于方家同道,不妥之处,尚祈教正与争鸣。

一、剑铭存在的误解问题

剑铭正反两面,首先是读法顺序,读法不对,文句颠倒,误解就不可避免。曹锦炎先生根据十多件州句剑铭文的排列顺序,总结其读法规律是:右侧总是按顺时针方向环列,左侧总是按逆时针方向环列,释读时必须按照这个规律,依先右后左顺序,释读如下:

戔(越)王州句州句(正面)之用金(剑),唯余土利邗(反面)

以前释读,由于读法顺序不对,铭文不得其解,至少有二个鸟书也被误认、误释,足以看出,正确总结古文字读法的规律多么重要,文通字顺是释读古文字最基本一条守则,也是衡量释读对错,检验释字是非的主要标尺。“余”字下一字既不是“王”,也不是“工”,更不是“廷”,句读不通,字形不合,义更不顺。此字鸟书,过去未见,依靠上下文义就是必要条件,在“余”与“邗”之间,“土”字几乎成为唯一联系桥梁与最优选择之字,而抛除上部鸟形文饰,剩下来唯一也就是“土”字,彻底排除“王”、“工”与“壬”字形似是而实非的纠葛。鸟书在当前古文字辨认中最为难认,主要在于鸟形加饰与文字结构混合为一,难辨界线,当前有很多从事古文字研究多年的专家学者也常被鸟形加饰迷住了视线,搅混了思路,导致一些误认。鸟书既是鸟形加饰作为美术成分,附于文字之上,主体结构还是汉字,构造规律并无改变。对鸟形纹饰,有一条基本原则必须处处注意利用,这就是古语所说“除恶务去”、“斩草除根”,予以干净、彻底、稳、准、狠地清除所有枝蔓、瓜葛,任何拖泥带水都会带来思考不清,造成分析错误;另一方面更要认真、严格进行汉字本身点、划结构的分析与落实,一点、一划都不能掉以轻心,往往就是点划毫厘之差,铸成大错。剑铭的“土”与“王”、“工”、“壬”就是一划甚至只有长短之差,而造成误认,如果彻底扫清瓜葛,“土”字实在不难辨认。

但是剑铭至少还有一个鸟书尚未“扫清瓜葛”,这就是“邗”之前曹文所释的“利”字。它虽右从“禾”,但左边绝不是从“刀”,更不是曹文所说“利”字刀傍有省笔,所以就不是“利”字,“唯余土利邗”,义既难通,文也不顺。最早李学勤就释此字为“利”,而将铭文读为“余干工利”,解为“物勒工名”,即此剑为余干工匠名利者所造,还认为,“显然早于有工名的秦国兵器”,至于此字何以能成为“利”字,李文解释是“利字反书,左半刀省一笔”,但全铭皆正书,如何只有此字反书?即使反过来仍然不是从“刀”,“省一笔”更是无理由附会之说;铭文读法确定后,“工”字为



“土”字误认，“余”与“邗”中间隔了此字，不能连读，“余干”更是错说。可见此字具有两方面的关键意义，一是“余土”与“邗”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二是州句铸此剑为何要加此句于最后，而其他所铸十三把剑全皆没有，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尽管问题主要仅在左旁一笔，但正足以说明点划结构之重要；此问题不解决，剑铭之意与州句铸剑目的就都搞不清，所以此字就是剑铭最为关键的一关。

二、剑铭没有识出之字的讨论

曹文所释之“利”字，学术界已有三种不同的释读，最后李家浩《越王州句复合剑与其反映的历史》继曹文之后进一步讨论，主要是将曹释之“利”字改释为“困”，而后说明释“困”的根据、意义等内容，全文立论的基础完全建在“困”字之上。最早释此字为“困”的为马承源，他不同意李学勤释此字为“利”及“物勒工名”说，而以为此字为从匚、从禾，“疑匚也可以通为口，则此字可释为困”，又将铭文之“土”释为“壬”，将铭文读为“余干(捍)壬(廷)困”，意思是捍卫宫廷与仓库。按匚与口不能互通，更不能互换，匚通为困，没有根据。至于将铭文“土”释为“壬”，又通为“庭”，辗转通假，更属误解；“捍卫宫廷与仓库”说全失依据。李文释困与马文不同，以为此字不是从匚，而是从匚从“禾”，即匡字。至于匡字为困字根据有二：一是匡字见于甲文，陈邦怀与郭沫若先生释为困。此与事实不符，为错说。《甲骨文字诂林》1485 匡字条收五个写法，即从禾加匚或加匚，但绝不加口，各家考释并无释困之说，最后按语为：“释齏、释庠、释委，皆不可据，字隶可作匡，为人名”(1422 页)，不仅陈邦怀、郭沫若无此说，他人也无释困之说。《殷契粹编》收有匡字卜辞，但为字书所无，只有困字，释文字不能缺，只能写为困字，甲文此字从禾加匚或匚，但绝不从口，根本没有困意，我遍查甲骨文献，不仅郭沫若从无释为困字之说，陈邦怀也不可能作此误解。《殷虚甲骨刻辞类纂》收此字共 33 条，除辞残不明外，皆人名，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列为存疑字(4501 页)。而李文最后总括却说：“由此可见，郭、陈二氏的说法是可取的，所以，我们把剑铭此字径释为困。”首先陈、郭无此说，从甲文说就没有此形、此义任何根据，全为误解。

李文释“困”根据是战国中山王鼎铭的匡字，李学勤先生也释为困。按中山王鼎铭此字明确作匡，不作困，鼎铭原文如下：“是以寡人匡赁之邦”，朱德熙、裘锡圭颖为圉字，困赁疑即“专任”，李学勤、张克忠皆释困，但李读为“全”，张读为“京”，于豪毫释为与禾同歌部之“倚”，此字不见字书，不能认识，释词“圉”或“困”，皆依外形相似，望形生训，近于猜谜。从古文字研究说，于字之形、音、义与其源流提不出任何根据，唯一就是依靠通假，释“倚”更连形似也没有，而全不顾了，通假就是唯一的办法。李文径释鼎铭为“困任之邦”，但“困任”是什么意思呢，不通假就无文可说，无文可做，也是靠辗转通假，以为解释：“按困、委二字古音相近，可以相通，上古音困属溪母、文部，委属影母微部，溪、影二母都是喉音，微、文二部阴阳对转”(李文)。但是溪、影分属牙、喉，声既不同，微、文收声有别，更为二部，按此声韵通假，最后就将无可通，而开无穷方便之门，不足为训。我在历次古文字的年会上，反复提出，把“改字”与用古音韵正转、旁转、对转等没有根据的辗转通假，作为当前古文字研究的大戒，在此，我更不能不重提以上观点。李文下文紧接用辗转通假，以“君”可读若“威”，“威姑”即“君姑”等，离题更远，不能作为“困”可为“委”之证。他最后疑鼎铭的“困赁”应读委任。在此，有两点必须指出的，一是鼎铭匡就是“委”，我早考证出来了，何用通假？匡并不是困，它就是战国中山、三晋中原文字系统的“委”字。我在 1979 年所写《中山国铭刻在古文字语言上若干研究》(此文曾作为 1980 年在成都开的古文字第四次年会论文，后收于《古文字研究》第七辑)有专节论证“匡”字为“委”，它就是三



晋魏国称为“魏”的本字。研究古文字者都知道,与我同时,徐中舒、伍仁谦合作的《中山三器释文与明堂の説明》(《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也定读禾字为委,但未论证,而我已把源流演变论证明确,应该说有理有据,基本解决。李文现又重翻旧案,但所依靠的全在通假,先假定为困字再通假为“委”,辗转通假,我一向不以为然。把已明确为“委”,又用通假说,称在古书中“君”与“困”、“委”别有通用之例等,疑鼎铭的匡应该读为“委”,这正是我与徐中舒、伍仁谦等早已证实的。李文由匡通假为困,以解决剑铭此字,又是李文立论的根本,所以有必要把匡字的形、音、义源流与分国断代,进一步扼要总结,而使是非分明,对解决剑铭及古文字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再者,中山王鼎匡字即使按通假,翻来覆去仍然就是“委”,则引用到剑铭,此字就是委,不是困,困从何来?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本,但是李文下文仍坚持是困字,再予以辗转通假论证,一如以上,所说纠缠不清,且已成为全文重点与结论依靠,不管从那一条说,剑铭此字释“困”都是不通的。困既不是真的,就必须把唯一真的找出,但首先必须将以上不通之路,用充分说理分析的证据,予以彻底封堵后,才能再寻出路,以防今后再走错路。

三、小篆与《云梦秦简》之“委”和中山、三晋魏、燕国之匡对比与论证


(一)《说文》:“委,委随也,从女,从禾”,徐锴本作“从禾声”,顾炎武曰:“委古音于诡反,《说文》从禾,乃声也”。段注本径作“从女,禾声”。按甲文有“姪”,卜辞只有四条,如“贞其永启姪”(《合集》7076,正反)两辞皆同,为氏族名,从“禾”在“女”左或右,皆为同字,明为从女从禾声之形声字,《说文》小篆之“委”从“禾”下加“女”,为秦文字写法,《云梦秦简·效律》有两个“委”字,与小篆全同。除小篆外,仅见于秦简,而不见于其他国家及其前之文字,证明秦统一文字时即以秦文字“委”字为统一取舍标准,他国不合之“委”字皆被罢废。“委”是一个比较常见之字,而今秦以前古文字之“委”几如凤毛麟角,偶有残存或子遗之字亦不能认识,或被忽略,原因就在此。秦文字“禾”下加“女”之“委”自为会意,如甲文“年”为“禾”下从“人”,表臧收、年成,盖源于人的收割,“委”从“禾”下加“女”,当源于以女奴输运,而和甲文从“女,禾声”之姪不是一字,亦无渊源关系。“委从女从禾”当是《说文》原文,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收有姪字,以为《说文》所无,是正确的,而《甲骨文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等置于小篆“委”字字头之下,甚易误解为同一字发展,至少要加说明。













至于不合于秦文的全国各地各时之“委”,而统一于小篆“委”,颁行天下,余被罢废。先秦经传之“委”,皆为汉用今文“委”字抄写取代。当前主要就是依靠出土各国铭刻研究,目前至少已找到中山、三晋魏与燕国的匡字,但还必须突破二千年来《说文》依秦小篆说解的秦汉文字某些固定之传统结构观念的约束,因它已形成当前古文字辨识的主要基础与知识来源,既要依靠、利用它,也要陵越于它之上,而对比研究被秦文字统一罢废之文字,找出形、音、义对应关系予以论定,就是一条新的解决方法,非常必要。

(二)我在上引的拙文中早已论证中山国文字属于三晋、东周中原文字系统,中山王鼎“匡赁之邦”,匡就是中山国文字的“委”,《苍颉篇》:“委,任也”,“匡赁”就是“委任”,至今仍然通用,只是《苍颉篇》为秦文字,“委从女、从禾”,匡为中山、三晋系统,从禾从匚,而不从“女”,最早当源自甲文的匡、匡。赵诚《甲骨文简明辞典》“象置禾于器中之形,似即委积字之‘委’的古文,当为会意字”(71页),但甲文“率多为人名,余以辞残,难于肯定”(白玉崢《契文举例校读》)。而现由中山、三晋、燕文字之匡予以证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委”下曰“随其所如曰委,委之则聚,故曰委输,曰委积,所输之地亦称委,故曰原委”,最为扼要。历代注家对经传所释最多就是








“委积”，次为“委输”，几占一半，详见《经籍纂诂》所集各说不再繁引，从匚就是表所输积之处，与秦文字“委”以女奴委输收割禾于积处，皆为会意。中山鼎有“冢赁之邦”，也有“专赁之邦”，而与“匡赁之邦”大同小异，“匡”就是中山文字之“委”，因不合于秦文“委”，而被罢废二千多年之久，以致中山三鼎发现后，大多古文字专家皆不能认识，而误认为外表相近仅差一笔的困字，影响至今。

(三) 三晋魏国之“魏”，《云梦秦简编年记》作“邲”，即魏国自称之“魏”本字。秦文字为邲加邑旁，表为城国之名，匚为魏国本称，邲为秦文字，不是三晋文字。中山文字之匡就是魏国自称之“魏”，我们先在《汗简》与《古文四声韵》找到古文字之“魏”，与中山匡字结构合，同时也在三晋魏国古玺中找到魏自写确证，前者明确为“魏”字，没有任何可以置疑，先引如下。

(1) 《汗简》禾部有魏，出《字略》。

(2) 《古文四声韵》卷四十禾韵“魏”下收有两个古文，出云台碑，出李商隐《字略》。《汗简》所引《字略》据书前书目，就是李商隐《字略》，两者同出一书，确证就是同一个字，而摹写皆有走失，而皆上从禾，下从或，而云台碑之“魏”字上从禾，下也从，当时缺乏古文字结构分析方法知识，摹写不无走样，总之，所从之或就是甲文或，而与中山王鼎匡字就是一字，是无疑的，《古文四声韵》卷一微韵收“魏”字作（王惟恭黄庭经），三者皆从禾，从，也都是“魏”字，下所从，都是表委积禾之处，两书所引魏字古文，结构与中山王鼎匡字一样，中山王国此字用为动词“委任”之“委”，而《汗简》等二书所引“魏”字古文为魏国名，就是魏国自称自写之字，不能作他用，魏国文字亦即三晋文字，基本相同，可作代表。秦文字写为“委”，加邑旁为邲，用以专称魏国之“魏”字，更证明上引几个皆为魏国自称之字，而与秦文字“委”字不合，所以都被秦统一文字罢废，而幸有子遗，被保存于古字书中，但摹写已稍走样，过去无法获知它们就是三晋魏国“魏”的古文本字，谁也不能认识，几乎无人注意，直到中山国墓葬与铜器出土，我第一次予以发现，揭于上述拙文，用以确证中山王鼎的匡就是“委”，而决不是困，同时也作为中山与三晋文字同一系统之证明。

四、剑铭“邲”前一字右从禾，左实从（）

(一) 此字为剑铭最难拔除的一个钉子，虽然四家接力起拔，但迄今并未动摇，成为横在研究的道路上最大的“拦路虎”。它先后被误认为：(1) “反书从刀省笔”之“利”，(2) 匚通假为仓困字，(3) 匚加为困，再通假为“卷”。误认的原因，唯一就在偏旁结构皆只按外形相似，进行猜谜式的分析论证。首先左傍并不从刀、或，三个偏旁皆为形似猜错；其次，右旁外形虽是禾，但尚需与边偏旁结构联系起来，也就不是单纯之禾，而必须作为复合结构的一部分。此字右从“禾”，和秦文字之“委”，中山三晋燕国之匡，都从“禾”声，但“禾”也兼会意，“委”表从女奴输运禾，匚表委输禾于积处，皆与所从形旁结合而造成不同用法、用义，“禾”不仅是声，也兼会意，最早形声字往往声也兼有意。但是所从形旁不同，与从禾结合后，造成不同的字与用法。此字左实从（），右从禾，从而造成另一个字即还字，它是南方越国文字，因不合秦文而被罢废以致不能认识。它左旁所从为何是，还是何字何义，留在下文交代，这里先说明这三个字皆从“禾”，而为一个字族，而滋生分化为三字，但既同一字族，形、音、义就都具有同一字族之“血缘”，并互有关系与影响。我就利用字族血缘与滋乳产生关系，而将其形、音、义追究查明。

(二) 文字初造出来只有一个形、音、义，一个字因应用愈久愈多，不断产生一些不同用法、用义，即所谓一字多义，是文字普遍现象与规律。因使用需要，将一个字加或换不同形旁，分化而为若干专字，是汉字发展、演化主要方法、途径，传统称为滋乳，汉字发展主要也是靠滋乳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